

中短篇
小说集

东岳
文库

插队的故事史铁生

山东
文艺
出版社



中短篇
小说集

东岳
文庫

插队的故事
史铁生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插队的故事/史铁生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
2001. 3

(东岳文库)

ISBN 7-5329-1871-8

I. 插… II. 史… III. 中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0252 号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*

700×1000 毫米 32 开本 8.125 印张 4 插页 142 千字

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定价: 10.20 元

东岳文库前言

一、中国理应有这样一套文库：首先是它的内在品质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，其次它属于印刷精美的普及型小开本，其低价位能真正为民众的书架着想。

二、文库本需要囊括这样的作家：他的作品不必说成“当代经典”，但可以说“走向经典”；即使在未来数字化的文学史上，也起码会是闪烁的光标难以绕开的符号，是不可删除的部分。

三、考虑到时间对于选择的不可替代性，一般要求入选作家的“文龄”在二十年以上。一旦选定，即分阶段出版其全部作品。

四、在一次次文化和艺术的潮起潮落中，他们以其顽强探索，终成为不沉的文学岛屿，形成了自己积极而高雅的精神气质与艺术格调。

五、放到世界文化版图上考察，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植根于东方，其作品与优秀的民族文化呈现出明显的

传承关系。

——在众声喧哗、泥沙俱下的时下文坛上，我们谨以如上的认识，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责任感和艺术自信心。

——这套文库的大门正在进一步敞开，它的门槛也将进一步垫高：所有这一切豪志，都有赖于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努力，更有赖于广大作家和读者的密切合作。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二〇〇一年

目录

午餐半小时·····	(1)
没有太阳的角落·····	(9)
黑黑·····	(32)
我的遥远的清平湾···	(53)
插队的故事·····	(79)
老屋小记·····	(231)

午餐半小时^①

“轧轧轧”的缝纫机声骤然全停，世界轻松了下来。暖洋洋的太阳从稀里歪斜的小窗户里照进来，光柱中飘着无数飞尘。人们纷纷伸懒腰、打呵欠，互相瞧瞧，张张苍老而呆板的面孔都像是融化了，从眼窝和嘴角现出淡淡的笑来。半小时午餐时间到了，喘口气的时间到了，尽情笑骂一阵子的时间也就到了——这是照例的规矩，就像是西方的愚人节。

最幸福的人就在于他们有一种天赋——自行其乐。“什么叫福分？你他妈觉着是福分，那就是福分，喊！”这理论是熨活儿的白老头嚼着馒头夹臭豆腐时发明的。至于是谁热情传播的却搞不清，反正所有的人都信服。也许这理论与阿 Q 的精神胜利法相近，可总共这八个半人（有一个双腿瘫痪的小伙子只能算半个人）谁也不

^①最初发表于《花溪》1980年第9期。

知道阿Q是什么，倒是有人知道鲁迅。为了他是否也住在中南海，大伙昨天刚刚探讨过，尽管那个瘫痪小伙子表示了不同意见，但最后大伙还是同意了白老头的见解：那么有名的人，还用说？喊！

搪瓷缸子响了一两阵，这间低矮的老屋里弥漫着浓厚的韭菜馅味儿。“搁了几毛钱肉？”“肉？哼，舌头肉！”于是世界又是那么安静了。别忙，逗闷子的合适话题眼下还没找到。

后窗户外传来汽车急刹车的声音，人们一齐停止了咀嚼，支愣起耳朵。“活腻啦！”——准是什么也没轧着；又一阵发动机的隆隆声，汽车开远了。序幕也就拉开了。

“昨天下班，”眯缝着两只小圆眼睛的夏大妈向前探了一下脖子，急忙把嘴里的一块烙饼咽下去，“昨天下班，”她又赶紧喝了口水，作了一次深呼吸，“昨天下班，差点没把我吓死，走着走着，脊梁后头就是这么一响。”

“妈呀！怎没把你噎死呢！”坐在对面的“小脚儿”掰了一块菜包子扔进嘴里，“就这点屁事，我还当你捡了金刚钻呢。”她撇一下嘴，转过脸去，右腿搭在左腿上，四五寸长的缠足得意地摆动了几下。

瘫痪的小伙子边吃边扒拉着算盘：“夏大妈，您这月半天事假，半天病假，扣您九毛二。”

“我回头一看，”夏大妈接茬说，“胡同这么窄，汽车这么宽，我可往哪躲？我这个跑呀……要是你那两只宝贝脚，非给汽车打眼儿，没治儿。”她瞅空报复了“小脚儿”一句。“赶我跑到胡同口，汽车才开过去。几个小学生说是‘红旗’；光听人说红旗车，可咱压根儿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算红旗车，你说……”她在腿上拍了一巴掌，似乎颇为没能把红旗车看个仔细而遗憾。

众人听到“红旗”都肃然得没有了笑声，只有白老头不以为然地“喊！”了一声说道：“你可真算白活。红旗车？个儿大！漂亮！窗户上的玻璃枪子儿打不透，德国造儿，全那样！”他的目光和瘫小伙子的目光相遇了，于是又补充道：“眼下中国也试验成功了，坐那车的全是中央的名人，早年马连良……”听见瘫小伙子偷偷地笑，白老头含糊了。

然而“小脚儿”却独自吃吃地笑了起来，众人越是骂她“疯老婆子”，她越是笑得前仰后合了。

“叫车，叫车！这儿疯了一个！”白老头一本正经地朝门口跑去。“今儿早晨一来，我就看她屁股不像屁股，脸不像脸的了……”

“白大爷，一天事假，两半天儿病假，扣您一块八毛五。”瘫小伙子又算清了一笔账。

“扣吧扣吧，省得钱多贼惦记。”白老头在门旮晃蹲下来，慷慨地说，眼睛却仍旧看着“小脚儿”，一脸得

意而狡猾的笑。

“小脚儿”终于止住了笑，却打起嗝逆来：“呃！刚才这老东西说我，”她戳了夏大妈一指头，“呃！我非给汽车打眼不可，呃！我要是给红旗车打了眼儿，可他妈算我造化了，呃！消消停停一躺，来俩勤务兵侍候我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呃！”

“您还抽点什么不？”白老头眯缝起眼睛凑过来，脸上又换了一副恭维的神情。

“咯！那是！”“小脚儿”斜扫了白老头一眼，板起面孔。“白老头子——哼！到那咱我还未准用你呢；白老头子！买两条中华过滤嘴儿去！”

“噎！”白老头应道，随即抓起“小脚儿”的手，认真地号起脉来。“您是醒着呢吗？”他又说。

“小脚儿”操了他一把：“怎么着？他撞了我！”瞧她的意思，仿佛“造化”绝不是什么难事。

“就冲您这把糟骨头？还消消停停一躺呢？是消消停停一躺——在太平间，要不火葬场。”白老头撅断一根火柴，不紧不慢地剔着一嘴黄牙。

“小脚儿”圆睁着眼睛没了词儿，事情真有点窝囊了。“我死了有我儿子呢！”她忽又来了精神。

“儿子死了还有孙子，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，这山挖一点就会少一点，有什么挖不完呢？三七二十一，三下五除二……”瘫小伙子念经一样地自言自语，头不

抬，眼不斜，清理着账目，咬着半拉火烧。

“你儿子怎么着？”有人感兴趣地问。

“他得给我儿子找房结婚！我儿子三十二了，对象二十九了，着哇！”“小脚儿”眼睛都亮多了，虽说菜包子滚到了地上，“这回算抄上了！房管所那破房咱还是看不上了，得他妈给我一个单元，有厨房有厕所的。我儿子儿媳住一间，我自个儿住一间……”

白老头捅捅她：“我提个醒儿——你可早让车撞死了。不要紧！那间房我替你住着，将来还能给你看看孙子什么的，”他又耸耸鼻子，大约流些眼泪也容易，“你就算积了阴德，下辈子准托生只好东西。”

有人刚要笑，可是话又被另一个老太太接了过去。说是老太太，其实也并不怎么老，不过是拔了满口的牙一直没镶上，外加有点哮喘。嗓子里的“小哨儿”一响，她说道：“不知怎的？让汽车撞着也分个命好命歹。我们老头子地震那年让车撞折了腿，是农村的手扶拖拉机撞的，你说谁去？开车的穷得叮当响，怪可怜的……可我们老家有个傻丫头去年让一辆‘上海’撞死了，怎么着？一千块钱！一千哪！才是辆‘上海’……”

众人的眉毛都皱成八字，嘴张得惟恐不圆。这儿再没什么开玩笑的意思了，每个人都放慢了咀嚼的频率，似乎盘算着什么。一时老屋里颇有些寂寞，就连白老头脸上也没有了狡猾的笑纹。

“罗婶儿病假三天，扣您两块七毛七。”惟瘫小伙子例外。

“要是我，”被称作罗婶儿的说，“我就不要那一千块钱，多少钱也有花完的时候，我让他们给我找个正式工作，或者给坐‘红旗’的他们家当保姆就行。我们有个老街坊，不知哪辈子积了德，在一个大干部家当保姆，人家顺手给你点什么破的旧的，用不着的，吃不了的，就他妈够你一发。当然，给我分个正式工作也行……”

众人眉间的竖纹一齐消失，可以算茅塞顿开。

“要不还得说是现在好？”专管钉扣子的卢奶奶从老花镜上头挑着一只眼（对了，她只有一只眼）看着大伙，也有了感触，“早年我们老头子给个开药铺的掌柜的拉包月车，十冬腊月我抱着我们大闺女去找他，他从厨子那儿给大闺女拿了块年糕，还不挨了顿骂？有钱的吃什么？吃……”她伸开两手的拇指和食指，似乎中间是偌大的一个碗或者盘，“吃、吃”了半天，终于也没“吃”出什么来。花镜后面的一只眼眨了又眨，“你瞧，头两天我们老头子还念叨来……噢，吃绿毛乌龟，还让海军捞了活对虾，空军给运……”

“那是林彪！您弄混了。”瘫小伙子双手捧腮，似笑非笑地说。

“喊！”白老头咧着嘴站起来，就地转了个圈又在凳

子上坐下，“你可跟着瞎掺和呀？林彪又成药铺掌柜的了吧，你又吃了林彪的年糕了吧，老了老了弄个历史问题你可怎么跟儿女交待！”

哄笑声中，卢奶奶慢慢合拢伸开的手指，满脸羞愧地笑了一会儿，不言语了。

人们重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上。

“要是我，说什么也得让他们把我们他爸调回北京来，支援三线时说是三年就回来，这可倒好，我们‘小援子’今年都十三了。”墙角处有人叹了口气。

火炉前有人点了支烟：“甭别的，要是我，能求他们帮着把我儿子从云南转回来就行了。”

“还得给分个正式工作！”柱子后头吐出了一口痰，“我们二小子从内蒙回来两年多了，一直分配不出去。要是红旗车开到厂门口，下道命令？厂长也得屁颠屁颠的！可惜……”

“唉！也甭贪心不足，能给咱老姐们儿长几块工资就行啊……”

低矮的老屋里又一次沉默了，说是水足饭饱后的发呆？显然不准确，因为一双双眼睛都闪着一种奇异的光——向往的光？欣喜的光？还是如愿以偿的光？说不好。总之，是这间东倒西歪的小车间里罕见的光，是这些年过半百的眼睛里少有的光。人们像一尊尊石像，直勾勾地望着一个固定的地方；有的在腮边的痣，有的

在揪鼻孔里的毛，有的从鼻孔里抠出些东西来在手指间揉着……好像都在谛听着什么福音。

“冰——棍儿！”深秋的风送进来一声悠长的呼唤，竟把人们从那忘我的境界中唤醒过来。

“唉，我可不想让汽车撞死。”不知是谁最先恍然大悟了。小巷深处响起一阵开心的笑，夹杂着庸俗的污言秽语。

“轧轧轧”的缝纫机声响了，世界又紧张起来。

没有太阳的角落^①

这是我们的角落，斑驳的墙上没有窗户，低矮的屋顶上尽是灰尘结成的网。我们喜欢这个角落。铁子说这儿避风，克俭说这儿暖和。我只是想离窗户远一点——从那儿可以看见一所大学的楼房，一个歌舞团的大门和好几家正式工厂的烟囱。我们喜欢这个角落，在这儿才可以感到一点做人的乐趣；这儿是整个生产组最受人重视的“技术角”。铁子把仕女的图样设计得婀娜窈窕，大妈大婶们才能整天在那些仿古家具上涂涂抹抹，然后只有我和克俭能为仕女们长上脉脉含情的五官。大妈大婶们都很看得起我们，“啧啧”地赞不绝口。

“到底是年轻人哪！”

克俭得意地吹起了口哨。

^① 最初发表于《小说季刊》1980年第4期。

那时的《小说季刊》即后来的《青年文学》。《没有太阳的角落》初发于《无名湖》和《今天》，在《小说季刊》发表时名为《就是这个角落》。

“咱们生产组可离不了你们。”

铁子舒心地点上了一支烟。

“就是正式工厂真的要你们，咱也不能给！”

我说：“那公费医疗呢？工资还是一天八毛？”

“就你矫情。依着我们还不好办？我们都是儿女的人……”一个大妈竟擦起眼泪来。

我们哼起了《菩提树》，互相谁也不看谁。

门前有棵菩提树，
站在古井边，
我作过无数美梦，
在它的绿荫间。

……

这深沉的旋律能够安慰心灵。我想，铁子和克俭一定也和我一样，想起了那梦一般的童年和那梦一般的插队生活，在陕西，在东北和内蒙……

我们？我们是怎么回事？唔……

清晨、晌午或者傍晚，你会在这条幽深的小巷中看见我们。我们三个结队而行，最怕碰见天真稚气的孩子。

“妈妈你看哟！”

我们都低下头。